

流金岁月

元旦叙说旧日历

李立欣

阳历新年的第一天,天依然还是那个天,太阳像往常一样依然先燃亮北边的高楼顶。那万丈光芒照到哪里哪里亮。白天,阳光与屋子里的暖气较着劲儿,照到地板上明晃晃的,照到墙壁上有点刺眼。南窗下的茉莉花伸着没有规矩的新枝条,许多叶子在逆光下像明亮的绿灯。推开窗子,天上没有一片云,屋外没有一缕风,一只苍蝇静默地趴在玻璃边晒太阳,想心事,貌似安详,其实孤苦。

北方的冬季,太阳很懒,早上起得晚,后响落得早,一天的光景很不过,嗖的一天,像翻书一样。日子眨眼间就是一个礼拜,一个月常常在不经意间,糊里糊涂就到了月底。父亲总说自己的头发长得快,上一次的剃头理发才没几天呀?但仔细数数日历,原来日子早已不知不觉地滑走了头二十天。后半年的日子里,几个回合下来,十二月就剩不了几天了。

以前的阳历年都是先从日历牌开始的。一本厚厚的日历,三百六十五页,加上皮皮和插页,三百六十八页,一天揭一页,上面的纸夹子里由一张一张薄薄的纸变成一沓厚厚的“书”,过了六月,日历牌就被揭过的日子弄得有点微微翘起。人常说:年怕中秋月怕半。八月十五一过,日历牌就像中年人驼了背一样,松松垮垮,一副让岁月折磨的样子。年底,陈旧无光的日历牌就像即将退休的干部,萎靡不振,得过且过,掰着指头数日子,等退休……而新的日历牌早已披挂在了回来,静静地摆在桌子上等年末,等上岗。

摘下旧的日历牌,整一整松软卷曲的纸页,翻一翻一年中日子曾经,里面记满了母亲的工分,家里的大事,字迹有铅笔的,也有圆珠笔的,也有我那蓝黑墨水的钢笔写的。那些字写在每一页的边缘上、夹缝里,有时候是几个字,有时候是密密麻麻一段话。母亲是初中文化,字迹根本称不上好看,可是,好多记录却有意思,好些错别字曾经让我理直气壮地

笑话过,比如,某一天“打碎(碎)一只花碗”;某一天“借玉兰家烟煤(煤)三十斤”;某一天“天边有彩虹(虹)”,某一天“卖棉花静(净)重八十斤”! 有时候一页日历上只是一个符号。那些符号颇有趣味,大多的意思我都能看懂。比如,哪天生产队分粮食,分油,分棉花,她都是用笔画个圆圈,在圆圈里画上笑脸,然后再写上分啥,多少斤。但有的也看不懂,比如,画一个扑克牌上的红桃,后面跟一个数字。画个五角星,后面写上几斤几两的内容。画个太阳,后面写着邻近村子的名字……等等这些,我不懂也不问,只是觉得她的日子似乎都写在日历上。

在那些旧日历牌上,我们任的生日都在前三天的纸页上折了角。我问母亲,她说是外祖母弄的,怕她忙得给忘了。我就想,孩子的生日怎么就会忘记了?她不记得,外祖母肯定记得。有一年,母亲生日的第二天,她给我们仨一人一块雪白的馍馍,说是外祖母蒸的。我才知道,世界上不但有名人,也有名树,一棵树,不但要站成一种卓尔不群的姿势,更要站对一个位置。站对了位置,日子都会攀附其下,天天伴着一轮不落

的生日,阳光而美好……有了这个架子,日历只能一页一页地掠过,日历牌再不像以前那样不修边幅,显得麻烦和臃肿。 冬季,屋子外朔风吼起,日历牌上没有度过的日子就所剩无几,一年就要过去了,当新台历被整整齐齐地装订上去后,迎客松依然还是那个姿势,日子像客人一样一天天迎上来,一天天在红日下送走,清贫而单纯的日子虽然是无形的,但是一本日历却能使这无形的日子变得实实在在。想着明年还会长高,想着寒假会更近一些,想着玩鞭炮、吃麻花、穿新袄的年事儿,自个的小幸福美在心里、悦在脸上。 我初中毕业的那一年,母亲与我们搬进了城里,家里桌子上的台历上增加了各种知识与内容,有生活小窍门,有

掉下来还会飞呀?那一年,那半本晾干后的日历牌就变成了“台历”,放在炕台上,一页一页粘在一起,这日子让我小心翼翼地揭了半年……

第二年,日历牌就移到了炕头,挂在墙根木板上衣服箱子的锁鼻子上,撕日历就成了妹妹的特权。我常常在炕头望着日历牌,看着它一天一天地变薄,看着那些粗大的数字变幻着颜色,心里有郁闷也有欣喜。我们都喜欢绿色与红色的页码,绿色是周六,让人憧憬,让人盼望。红色是周日,是孩子们最开心的日子。每当夜里睡觉前,妹妹赤着脚,踩着枕头去撕掉那一页红色的时候,我的心头总是有点沮丧与无奈,日子又开始了新的一周的盼望。

土地承包的那个冬天,父亲从城里拿回了一个A4纸大小的塑料台历,上面是“迎客松”的图画:蓝色的天空,一轮朱红而吉祥的太阳,一棵挺拔苍劲的松树伸着手臂般的长枝,树下镶着一本日历,看上去去阳气也阔气。从那以后我才知,世界上不但有名人,也有名树,一棵树,不但要站成一种卓尔不群的姿势,更要站对一个位置。站对了位置,日子都会攀附其下,天天伴着一轮不落

的生日,阳光而美好……有了这个架子,日历只能一页一页地掠过,日历牌再不像以前那样不修边幅,显得麻烦和臃肿。 冬季,屋子外朔风吼起,日历牌上没有度过的日子就所剩无几,一年就要过去了,当新台历被整整齐齐地装订上去后,迎客松依然还是那个姿势,日子像客人一样一天天迎上来,一天天在红日下送走,清贫而单纯的日子虽然是无形的,但是一本日历却能使这无形的日子变得实实在在。想着明年还会长高,想着寒假会更近一些,想着玩鞭炮、吃麻花、穿新袄的年事儿,自个的小幸福美在心里、悦在脸上。 我初中毕业的那一年,母亲与我们搬进了城里,家里桌子上的台历上增加了各种知识与内容,有生活小窍门,有

各种知识与内容,有生活小窍门,有

名人名言,有唐诗,有保健知识,每天翻一页台历,点滴文字就会跳入眼帘。起初,我还认真仔细地读,时间久了,上面的文字就成了一页影子,看不了,记不全,甚至熟视无睹,很像时下的微信碎片与麻木鸡汤。一本台历,当两侧厚薄几乎相等时,它就像一双完美的翅膀,翱翔在一年一度的大考中。在那些紧张的日子,台历经常几天不翻一页,偶然看见,翻过数页,突然觉得大考近在咫尺,一种莫名的紧张与恐慌混上心头……孩提时关于青春那五彩缤纷的遐想,后来都落定在这一本本小小的台历上,填充着人生的每个日子。

外祖母一辈子有看日历牌的习惯,她晚年的时候,我总是不忘给她买一本大字码的日历牌,挂在她床边的墙上,让日子陪伴着她。与她一起生活的张大婶每天都帮她揭日历、读日历,她晚年对日历主要靠听,听了,她就知道月份的大小,就知道节气,就知道哪天哪几有集会,哪天适合娶媳妇嫁女。她常说:九十多岁的人了,不用了几页日历了,揭一页日历,活便宜一天……

去年深秋,我再一次走进她多年前住过的那个屋子,最后一次给她买的那本日历依然挂在墙上,依然很醒目,透过上面那一层落尘,日历页码停止在四月廿五。那一天,她告别了最后一页日历,也告别了这个世界。

人的一辈子其实是几十本日历,第一本的好多天,不一定与你有关。最后一页的好多天,你也不一定翻。人活一页纸,翻着翻着就没了。有时候一页页很沉重,有时候一页页很虚无,有时候命如纸薄,有时候是一纸空文。

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虽然说的不是日历牌,但它何尝不像新桃旧符一样。如今,电子日历挂在墙上,智能化的时间在跳动中变化着,人们不知不觉与纸质日历牌相揖告别。日历你翻不翻已不重要,重要的是时光一刻也没有停下脚步,像风一样吹拂着你逐渐荒凉的额头……

百姓记事

情系生番村

王永红

每个人的心里,都会有一段特殊的经历留下特殊的位置。作为一名受组织派遣来到革命老区生番帮扶的工作人员,我对这里从陌生到熟悉,从熟悉到亲切,与这里的父老乡亲结下了挥之不去的情结。每当回忆起这里的人和事,我便沉浸在割舍不下的感受之中。

与我交集最多的是贫困户王永康。70多岁的王永康说是住在村边,其实是在地里,他住的房子低矮、简陋,远离村庄中心,很不安全,他日常吃饭穿衣也不好。我每次入户访谈见面时,目睹这个凄凉的情景,心情都很沉重,于是我就把这一状况和想法向村干部作了反映。改善居住条件成了我和王永康共同的心愿。2018年,经过多方努力,王永康被列为危房改造户,当年12月份,他搬进了老大队部翻修一新的窑洞里。当时,我们村的解局长、范组长、董主任等几个人帮助老汉清扫整理卫生,并在窑洞门前张贴一副祝贺乔迁的对联。上联:扶贫送暖迁福地;下联:审计关爱住新居。横批:为民实干。王永康住上新房后对生活有了希望,更有了一颗心,除正常的农活之外,还用闲散时间到地里打酸枣,仅此一项年收入2000多元。手里有了票子之后,王永康总是笑嘻嘻的,好像换了个人。临近年关,审计局送来了慰问年货,村里发了猪肉,我也从家里给他带来了羽绒服等。今年,王永康老汉收获满满,春节过得很开心、很幸福。王永康的故事,只是我们帮扶生番村贫困户的一个缩影,全村92户贫困户背后都各有各的故事。王永康家的变化,仅仅只是浓缩了生番村在扶贫解困战役中的一个侧面。

2020年4月,我担任驻村工作队

里扶贫工作总结会上所说:审计帮扶交出答卷,生番脱贫今朝圆梦。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站在生番的坡地上,放眼望去,一条条致富路从山脚下向外延伸,层层叠叠,绿色尽染的土地生机盎然,布局合理美丽大气的村景映入眼帘。我相信生番村在乡村振兴中一定能进入全县第一方阵,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目标。

我走过很多的路,最难忘的是去生番的路,那里有我太多的不舍和牵挂。我会一直关注王永康老汉还有更多贫困户的生活。我还想吃张峰家自制的豆腐……我祝愿这个伟大的革命老区、我的第二个故乡明天更加美好!

“我回家了”

刘建政

下面记述的,是发生在电视剧《绝密使命》中的人物和故事……

一位与组织失联的党员,潜伏在敌营。他无时无刻不在把组织寻找,他无时无刻不在企盼亲人的呼声。虽然孤军作战,但觅一切机会,发挥一个党员的作用。他一次次巧妙地打乱敌人的部署,他一回回机敏地配合地下交通站把同志护送。在一次掩护同志的战斗中,终于和组织接通了暗号,他激动得热泪奔涌。他机智地把敌人引开,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

当同志们脱离了危险,他却被困得水泄不通。看到他,敌人一个个,就连一贯信任他的团长,也失色吃惊。他镇定地把枪口对准了自己的头颅,

喊了声,“我回家了!”脸上露出灿烂的笑容。

“我回家了!”喊声伴着枪声,回荡在大地上,响彻在天空……

“我回家了!”这是一位党员对党组织,从心底喷出的激情。

“我回家了!”这是一个久未归家的游子,面对母亲喊出的心声。

“我回家了!”在所有共产党人的心里,产生了强烈共鸣。

“我回家了!”深深地震撼了我的心灵。

我的心在剧烈跳动,我的血在翻滚沸腾。此刻,我真正懂得了,什么叫忠诚!

人生感悟组诗

马黄河

锤炼熏陶可费时?心无百姓莫当官。 八 已入凡尘近七旬,尝酸吃苦历艰辛。不知显贵何滋味,身处卑微志态真。 九 世上今人胜古人,此言有理不全真。羲之运墨谁堪比,李杜千言诗一尊。 十 小坐楼台听细雨,闲翻典籍发幽情。唯唯现实几多事,都在书中有明证。 一 世间事物确纷纭,试玉辨才需较真。常有浮云遮望眼,时间比眼更识人。 二 万事初萌皆嫩芽,莫凭表象论瑜瑕。园中嘉木曾如草,哪朵花儿始是花? 三 长空谁见总阳光,上路焉能少坎障。莫要只贪风景好,人生常态是无常。 四 才华品德见容姿,公仆应将公众爱。



鹤雀楼

幸福生活

(农民画)

李建肖 作

非常记忆

打墙有奥妙

卫继农

童年读书的学堂是一座很有年代关帝庙,毗邻村界。先不说关帝庙那恢弘威仪的建构,单就操场东边那一排几经风雨剥蚀仍高耸屹立的土墙,就让人叹为观止。听老人们讲,原来的村墙都是一丈二尺高,把村子三里里周长得严严实实,只有东西两幢大车门才是唯一的通道。晚上车门一关,整个村庄封闭得严严实实,就是猫狗进出都很难,村庄里的人们由此有了满满的安全感。这一堵堵坚固的墙体都是先辈们一层一层用土夯打而成,那墙体既彰显出先辈们挺拔伟岸的高大形象,又昭示着先辈们众志成城、顽强拼搏的创业精神,亦见证了先辈们兴建家园的辉煌业绩。

据考,打墙距今已有数千年历史,创始人就是殷商时期被称为圣人的山西平陆籍的傅说。在没有砖瓦的年代,傅说发明“版筑法”为劳苦大众建造房屋以及皇室建造宫殿立下不朽功勋。随着岁月的更迭,年龄的增长,亲眼看到父辈打墙的繁杂严谨工序,再到后来我也加入打墙行列,这才感知到打墙的艰辛和技巧的奥妙。 首先,得有一支强壮的队伍。俗语

说,七紧八慢九消停,意思说七个人就能凑合,八个人就不紧张,九个人就消消停停。这几个人有明确分工。捉墙的又叫领班的,此人必须有智力、有眼力、懂技术,都是由村里的行家里手担任。墙上有抱大头的、垫腰杠的、抱小头的,剩余的就是上土打下手的。人常说,栽墙如救火,道工序,环环紧扣,抓紧时间,不能拖拉。先是夯实基础(地基),一般用三人或四人抬的木夯或铁夯将墙基础夯实,然后用麻绳拽直用杵子打印,白灰撒线(中线或边线),接着,捉墙者根据墙体高度决定墙基宽度(丈二高墙,底阔三尺五),并用自制的“简易尺子”测量大小头尺寸,必须对等。大头用两根结实通直的木料做大架,小头用一块高一丈多厚两寸多的梯形板和两根通直的木椽与板结合浅埋夯实立起,外边用侧堆顶实,上面再用木椽顶牢。中间的肋骨是用六根或十根通直的木椽将大头研成扁形以便与大架衔接。整套工序必须一气呵成,所以有栽墙如救火之说。底三板(一椽叫一板)中间都用夯杵打,大头、小头由人工自下而上用铁杵子打实,切记四角必须用脚尖拧紧(俗语叫缠脚)。这样,墙体之间才能结

天亮了

刘平安

天,还没亮 我收到一份菜品 还有一声亲切的问候 小区封控的第四天 我正在为生活发愁 这真是雪中送炭啊 来不及道谢 隔门相望 猫眼里是模糊的背影

站在窗前 望着灯火阑珊的街巷 我看到 挂着晋M车牌的车辆 满载着山西人民的深情 延续着秦晋之好的真诚

我想,晨曦里的交臂, 一定记住了 这个温暖的名字 固守家中的人们 一定不会忘记 那些匆匆离去的背影

“运城小朱蔬菜” 昨夜,他们迎着寒风而来 车灯点亮古城的黎明 (作者系陕西省文联秘书长)

山河无恙

阿涛

我们活过的岁月, 有那么多坚韧和善良, 暂时让快车趋缓, 是觉悟之后的认同, 信任最高智慧的坚定。 圈在盆地里的眼睛, 盯着天上赐福的星星, 白衣天使的微笑, 网络蓝,志愿红,交相辉映, 织出福祉天锦, 佑护来乡的“万里长城”。 孽兽尽管咆哮, 手持神秘药方的祖国, 让它度过一文不值的一生, 慈厚的亲人, 不能无端地哭泣, 只能随心所欲地笑。 一条心拧成的绳子, 会捆住所有“战俘”, 在大街上示众,还是圈进牢笼。 明月周围的星星,眨眨眼睛, “稷”星葡萄在社稷周围, 等它审阅卷秩浩繁的事由, 会派一束光,把病魔吸回空中, 留下山河无恙,无边的信仰红。 大地仍在,山河仍在, 信仰者仍在,美好仍在!